

温州文献丛书

张璪集

张璪撰
校注

《温州文献丛书》整理出版委员会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州府境圖

温州文献丛书

〔明〕张璉撰

张宪文校注

张璉集

東

寧村所

永昌堡

永昌堡

信山

永嘉縣

温州府

《温州文献丛书》整理出版委员会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大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张璁集/(明)张璁著;张宪文校注. —上海:上海
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

(温州文献丛书)

ISBN 7-80681-157-5

I. 张... II. ①张...②张... III. 杂著—中国—明代 IV. Z429.4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19428 号

张璁集

作 者: (明)张璁

笺 校: 张宪文

责任编辑: 边 集

封面设计: 姜 明

责任校对: 李 杨

出版发行: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020)上海淮海中路 622 弄 7 号 021-63875741

<http://www.sassp.com> E-mail: sassp@online.sh.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上海社会科学院印刷厂

开 本: 890×1240 毫米 1/32

印 张: 19.625

插 页: 4

字 数: 492 千字

版 次: 2003 年 4 月第 1 版 2003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0001-1000

ISBN 7-80681-157-5/K·033

定价: 39.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张璠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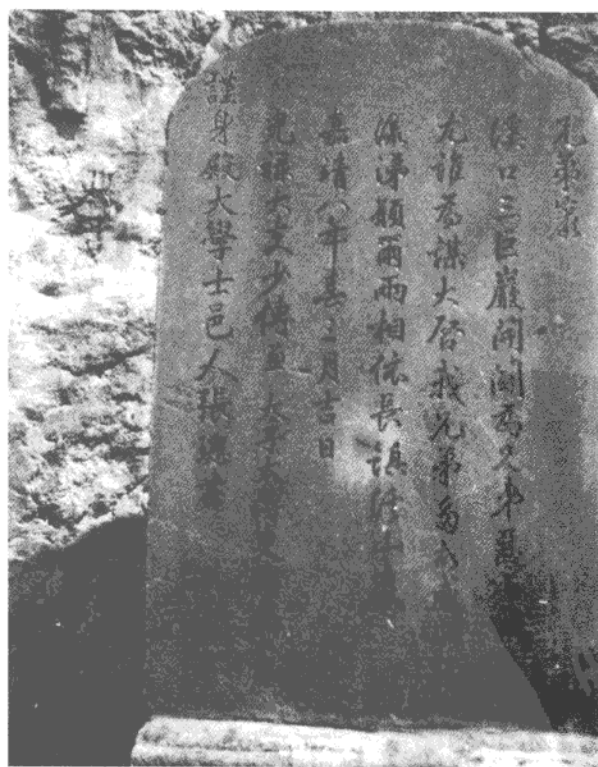
(原碑刻在浙江温州明嘉靖敕建一品家庙之御碑亭内)



明嘉靖敕建一品家庙之御碑亭(温州市鹿城区松台山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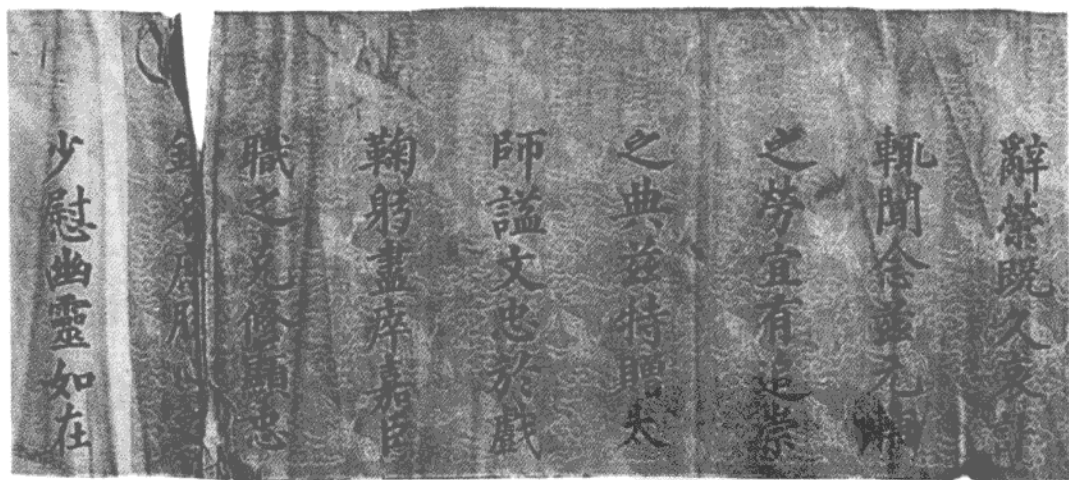
明世宗 御贊詩(采自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集部 77 册《太师张文忠公集》)



张璠嘉靖八年书《兄弟岩》碑
(碑立于明嘉靖八年，现存龙湾区琮溪)



明嘉靖十八年特贈太師謚文忠誥命(局部)



明嘉靖十八年特贈太師謚文忠誥命(局部放大)



太師張文忠公集

奏疏卷之一

正典禮第一 正德十六年

臣切謂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尊親之至莫大乎以天下養伏惟

皇上應天順人嗣登 大寶廼即 勅議追尊

興獻王以正其號奉迎

聖母以致其養此誠孝子之心有不能自己者也茲

者朝議謂 皇上入嗣大宗宜稱

孝宗皇帝為皇考改稱 興獻王為皇叔父興獻大

物違負竊此 金鑾宮舊奏疏卷之一

王 興獻王妃為皇叔母興獻大王妃者然不

過拘執漢定陶王宋濮王故事謂為人後者為

之子不得復顧其私親之說耳伏承 聖諭以

此禮事體重大令博求典故務合至當之論臣

有以仰見 皇上純孝之心矣比有言者遂謂

朝議為當恐未免膠柱鼓瑟而不適於時黨同

伐異而不當於理臣固未敢以為然也夫天下

豈有無父母之國哉臣願立清朝發憤痛心不

得不為 皇上明辯其事記曰禮非從天降也

非從地出也人情而已矣故聖人緣人情以制

万历本《太師張文忠公集》首叶书影

子

動及書而為子

佳惠元微子年有書

謝 聖皇太后弗藥保重

修書手迹

張索 印

周黃門年兄道契先生

十一月五日甲

張璠致同年周黃門書手迹(释文: 承勤使远问, 兼承佳惠, 足征年爱。专此奉谢。贵恙想弗药, 历希保重。不悉。年弟孚敬拜。周黃門年兄道契先生 十一月五日具) 张索提供

《温州文献丛书》出版缘起

温州古称东瓯,历史悠久,宋代以来名家辈出,人文荟萃,地方文献之盛冠于浙东南。温州市图书馆收藏大批稿本、抄本和刻本,市博物馆和其他部门也积累了许多珍贵文献。在建设现代化新温州的进程中,抢救开发历史文化遗产,掌握借鉴先哲遗留的丰硕成果,是全市文化学术界的共同期盼。

近代温州进行过四次较大规模的文献整理工作。清同治光绪间瑞安孙衣言汇刊《永嘉丛书》十五种二百五十二卷,民国四年如皋冒广生编刻《永嘉诗人祠堂丛刻》十四种二十二卷,二三十年代永嘉黄群刻印《敬乡楼丛书》三十八种二百八十九卷,抗战爆发之前永嘉区征辑乡先哲遗著委员会抄缮地方文献四百零二种一千二百五十九卷,嘉惠学林,功绩显著。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依据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中国近代人物文集丛书、两浙作家文丛、中外交通史籍丛刊等先后入选温州名贤著作若干部,其著名者为《叶适集》《习学记言序目》《宋宰辅编年录》《林景熙集校注》《永嘉四灵诗集》《真腊风土记校注》《高则诚集》《刘基集》《礼记集解》《周礼正义》《礼运》《墨子间诂》《宋恕集》等;民间自发刊印者包括《王十朋全集》《陈傅良先生文集》《董每戡文集》《苏渊雷文集》等数种。1992年温州师院语言文学研究室计划编印地方文献丛书;1996年温州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在辑刊《孙诒让遗文辑存》《陈虬集》的基础上,发起设立温州先贤遗作征编委员会及基金的提案;1998年胡珠生先生等提出关于整理出版《温州古籍丛书》的倡议,限于

经费和条件,未能如愿。

随着温州经济建设步伐的加快,温州文化升位计划不断推进,文化建设倍受领导关注。2001年,钱兴中市长亲自召开座谈会,共商地方文献抢救事宜,成立《温州文献丛书》整理出版委员会,拟订五年规划,抽调人员,设立编辑部,拨出专项经费,并得到温州中油石油销售有限公司、温州烟草公司等捐资赞助,社会各界反响热烈。

《温州文献丛书》宗旨:贯彻江泽民同志“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遵循中共中央《关于整理我国古籍的指示》,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方向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发扬永嘉学派经世致用的优良学风,着眼于文化品位和学术气氛的营造和提升,积极推进温州两个文明建设,向文史研究人员、文化工作者和大专院校师生提供一整套完备而有新意的温州地方文献的基本资料,以供阅读参考和分析研究。在力求出精品的同时,努力造就若干热心文化事业、尊重学术规范、钟情文献工作的青年学人,达到既出书又出人的目的。

本丛书要求:

- (1) 所收诸书性质上限于温州相关著作和温籍人士著作。
- (2) 地域范围以现行辖区为准,即鹿城、瓯海、龙湾等区,瑞安、乐清两市,永嘉、平阳、苍南、文成、泰顺、洞头等县。
- (3) 时间以成书于1949年前为限,个别选题酌情下延。
- (4) 内容以文学、历史学、哲学、科技等方面的重要古籍史料为主。
- (5) 步骤:以抢救挖掘稿本、抄本、孤本为重点,兼顾整理文集类及零散资料汇总类,优先安排有全国性影响、学术价值较高、富有原创性的著作。
- (6) 整理方式:包括编校、标点、注释,并撰序言,编辑附录。要求认真严谨,底本应选择较早较准确的刊本,尊重原著的标

题、卷次及文字,注明资料来源或藏所。

采用横排、简化字形式出版。

《温州文献丛书》整理出版委员会办公室

2002年7月



张璠集

前 言

张璠是温州的历史名人,也是封建社会一位有作为的政治家。他在明嘉靖初年秉政期间,力图革新政治,影响及于全国,成效垂诸后世,对人民是作出过重要贡献的。兹就其一生事迹,及《张璠集》之校注情况,先略加论述,以为前言。

张璠(1475—1539),字乘用,号罗峰。嘉靖十年(1531)经世宗赐名孚敬,字茂恭。浙江温州府永嘉县(今温州市龙湾区)人。明成化十一年(1475)十一月三十日出生在永强华盖乡三都的普门堂。他的祖先原籍福建莆田县赤岸,宋乾道二年(1166),温州飓风洪水成灾,田庐漂没,人畜死亡无算,灾后人烟稀少,土地荒芜,宋朝廷下诏迁福建人丁来充实温地,因而其祖先便从闽东迁到温州来了。据《普门张氏家乘》载,其祖宗“有勤劳俭朴之德,淳笃友爱之行,力学奋发之风”。至明代中叶,其族人口逾千,遂为东瓯大族。

张璠曾祖名转宝,祖名敏,父名昇,世代都在乡半耕半读,未尝出仕。昇生四子二女,他排行最小,自幼便非常聪敏,曾与年龄相仿的英桥两个外甥王澈、王激同学于塾。十三岁那一年便写得一手好文章,做诗也非同凡响。“有个卧龙人,平生尚高洁。手持白羽扇,濯濯光如雪。动时生清风,静时悬明月。清风明月

只在动静间，肯使天下苍生苦炎热？”这首诗，就是那年夏天他为从兄在白团扇上随意题写的（见《张璠集·诗稿》卷一）。小小年纪，便以卧龙自许，人们不仅称赞他诗做得好，还夸他抱负不凡，将来一定是个风云人物。

他九岁时，母亲谢氏便去世了。在失去母爱之后，他的季氏大嫂和王门大姐对他都爱护备至。在家教上，他父亲和季叔积（字存德，号慕本）勤劳俭朴、急公好义的作风，对他影响都很大。他说他父亲“百凡家事，皆身任其劳，业既就殷，卒以荒顿自居。天性率直，洞见肺腑。不喜华靡，恒粗布为衣，垢敝浣补，得罗绮，篋之勿御。每食，为蔬菜不择鱼肉，及人享之，见盛饌即不豫，命撤去过半而后食。”（《张璠集·文稿》卷五《先考守庵府君墓志》）这种执直俭朴的操守，他耳濡目染，在日后也终于养成一种刚毅果敢、不畏权势、廉洁自律的品质。

一乡俊彦、后举正德六年（1511）进士的蓝田李阶，字玉川，是张璠的从表兄。他十五岁那年拜李阶为师，向他进一步学习时文诗赋，口受心传，学业大进。弘治七年（1494）二十岁时考取了温州府学生员，二十四岁又高中弘治十一年（1498）戊午科举人，在科场中可谓崭露头角了。第二年（1499），他便进京应礼部试，满望春风得意，高中巍科，跻身仕途，报效朝廷。

自科举取士以来，考取甲科（进士）是仕进的主要途径。温州僻处山陬海隅，交通不便，进京应试，要经过千山万水。当时的路途，一般是从温州出发，先走水路，溯瓯江而至处州（丽水），再由陆路越括苍山至兰溪，后改就水道顺流而达省会杭州，此后则沿古运河至天津，再陆行而抵达北京。一路茅店鸡声、板桥人迹，足足要走上五十来天，其艰难之状，可想而知。但出于意料，张璠风尘仆仆，自弘治十二年（1499）至正德十二年（1517）的十九年间，经七次赴考，都名落孙山，从英姿焕发的青年一直考到两鬓星星，还是一个老举人。

首次的科场失意,他是处之坦然的。为了积极进取,当年夏秋之交,他曾带着妻子蔡氏夫人,齏盐同苦,入南京国子监继续求学。以后虽屡试屡黜,仍不灰心,直至六试不第,他已经四十二岁,思想才开始动摇,曾一度赴京,打算以举人资格请吏部授官。但他又不愿因此就终身屈居下僚而不得有所作为,于是很快就打消了这一念头。大概在正德十年(1515)春,他在南京会见了时任南京鸿胪寺卿的余姚王守仁,与之“言谈融洽”,并和之以诗,相得甚欢。其时王守仁的阳明之学,“学者翕然从之”,门生遍及海内,而尤以浙东为盛。这次会晤,对张璠影响不小。正德十三年(1518),他在七应礼部试,铨羽而归之后,便在离家十五里的瑶溪地方购地一区,修筑了一座书院,开始授徒讲学。

瑶溪是永强的名胜之区,地处大罗山东麓,群山环抱,峰峦重叠,风景至为幽美。他将书院取名“罗峰”,在前前后后栽上许多花木,还辟园种植蔬菜、苧麻、小麦,日子过得非常宁静。不过,他建造书院主要还是在于修业,其《建书院告山灵》一文,把心迹说得很清楚:“孚敬顽钝无成,苦无肄业之地,托址溪山,建兹书院,将率学徒讲学其间。窃念武夷、白鹿之胜,固地灵而人杰也,今兹地灵矣,其人杰固有所待者。”据载记,书院有生徒三数十人,都是青年学子,有族侄,也有远近慕名而来的。讲学内容,多属儒家经典、名家诗文和时务政书之类,而以礼学为主。《礼》是历代典制和人伦规范,在他看来,系属为政之本,为人之基,是至为重要的。因而董理旧业,教学相长,在课徒之余,并撰著了《礼记章句》八卷,《周礼注疏》十二卷,《仪礼注疏》五卷,《杜律训解》六卷,使他对《三礼》的研究更深入一步。

这段时间是他一生心情最为舒适的时候,他走遍了瑶溪的山山水水,并历览了大罗山支脉的茶山和仙岩等名胜。以“山中宰相”自居,所作的诗也特别多。然而正德一朝是明开国以来政治最为黑暗的年代,武宗朱厚照荒淫无度,其时藩王作乱,宦官

专政,苛政如虎,民不聊生,内忧外患,日益深重。张璠虽是个早已跻身士林的举人,但平日接近群众,对民间疾苦,洞若观火,且多年驰驱南北,所见所闻,使他对国家腐败的症结所在,也深有了解。因而他虽身处山林而心怀天下,不能不时以国计民生为虑。这也就构成他的心理矛盾,发为诗歌,不禁有“忧国我头白”(《示园奴种麦》)、“乡村白日尚纵横,犬豚无宁尽逃避”(《猛虎行》)、“杜陵心独苦,贾谊泪长流”(《山中纪事》)等等的感叹。最后,他终于不甘长居林下,怀着“苍生有望山中相,白首愿观天下平”(《书院成》)的心愿,撤下罗峰书院,于正德十四年(1519)秋九月复首途晋京以应明年的礼部试,准备在科场中再作一番拼搏。

皇天不负苦心人,正德十五年(1520)春二月的礼部会试,张璠终于榜上有名。接着的殿试是应由皇帝亲策于廷的,却因武宗南巡不在京师,回京不久又驾崩豹房,因而一直拖到世宗接位后才于十六年(1521)五月十五日在奉天殿补行。殿廷对策,张璠中了二甲第七十八名进士,分发礼部观政,从此进入仕途。

世宗朱厚熹是宪宗朱见深的孙子,兴献王朱祐杬的儿子,孝宗朱祐楹的侄儿、武宗朱厚照的堂弟。他接位的第六天,便令礼部议尊其父及其母妃蒋氏的礼仪和称号,从而揭开了自正德十六年四月至嘉靖三年(1524)九月长达三年半之久的议大礼之争。中间惊涛骇浪,腥风血雨,张璠适逢其会,为这一明代中期的宫廷斗争史添下了重重的浓墨。

议礼中,世宗欲尊崇亲生父母,而以内阁首辅杨廷和为首的朝廷大臣却主张“宜称孝宗为皇考,称兴献王为皇叔父,母兴献王妃为皇叔母兴献王妃”,其理论根据是引汉成帝立侄定陶王为皇太子,尊其本生父恭王为皇叔父及宋英宗以濮安懿王之子入继仁宗,称其本生父濮安懿王为皇伯父的故事,并引宋儒程颐《濮议》(《代彭思永议濮王礼疏》)“为人后者,谓所后为父母,而

谓所生为伯、叔父母，此生人之大伦也”之言，以为“为人后者为之子”，“继统必继嗣”乃天经地义，不可改变。世宗览奏，心里极为反感，说：“父母的名份，难道可以这样变来变去的吗？”便对所议加以否决，命再议。而杨廷和与礼部尚书毛澄仍坚持原议不变。那时世宗才十五岁，虽颇具主见，但毕竟阅世未深，才识有限，对杨廷和等的论点，提不出有力的反驳意见，只是不从所议，敕命“博考前代典礼，再议以闻。”于是阁臣杨廷和、蒋冕、毛纪复上言：“三代以前，圣莫如舜，未闻追崇所生父瞽叟；三代以后，贤莫若汉光武，亦未闻追崇所生父南顿君；惟陛下取法二君。”其态度仍很顽强。世宗虽对杨廷和等屈尊婉求，都无济于事，议礼遂因双方相持不下，陷入僵局。

这场议礼，归根结底，在封建宗法制度上是一场帝系之争，也牵涉到世宗和首辅杨廷和之间的权力斗争。世宗之意是要追尊其父兴献王为皇帝，称之为皇考，在帝系上则撇开孝宗、武宗要从他父亲算起而自立一宗。杨廷和所主张的是封建宗法制度中的大宗小宗理论，认为皇嫡长子是大宗，是帝统，是帝位的继承者；其他皇子是小宗，是旁支，只能分封为王。遇到大宗断了后代，又无同父兄弟，需要由小宗人继帝位时，则小宗必须过继给大宗然后才能继承帝统。宪宗——孝宗——武宗这一系是大宗，是帝统，今武宗无子，需由小宗兴献王宗支的朱厚熜入继帝位，那末必须将小宗兴献王这一宗系改入大宗孝宗这一宗系，使之成为大宗之后，大宗之子。因而朱厚熜必须废除与小宗的父子关系，而称大宗的孝宗为父，称兴献王为叔，此即所谓“为人后者为之子”。至于要追尊兴献王为皇帝，那更是非礼犯分的举措了。那时，杨廷和坚信自己的主张是完全合于封建宗法礼制的，是绝对不能变更的，所以他才对礼部尚书毛澄说：“有异议者即奸邪，当斩！”一方要自成帝统，一方要他过继给大宗取得合法地位，一方是至尊无上的皇帝，一方是有孝宗皇后为后台，权倾一

时而且有拥立之功的首辅重臣，这自然使双方引起了激烈的冲突。

时势造英雄，历史的进程把张璠推上了议礼的浪潮。

张璠是个博学多才、胸怀大志的人，他平日熟谙史事，精于《三礼》之学。议礼初起，他就认为杨廷和一班廷臣的主张是死抱宋儒程颐《濮议》之说，是胶柱鼓瑟不切实际的。他曾与同乡礼部左侍郎王瓚私下谈论过廷臣议礼的错误，说自己的观点是“统、嗣有别”，世宗入继大统，是继统不继嗣，故宜考兴献王，而称孝宗为皇伯父。王瓚深是其说，并在同僚中加以宣扬。杨廷和风闻其事，怕王瓚在礼部拆他的墙脚，在言官对王瓚连章弹劾“议礼多谬”之后，便把他排斥出京师，改调南京吏部侍郎去了。

但张璠却不怕压，他在再观察了一段时间以后，便于正德十六年七月一日奏上《议大礼疏》。

奏疏引经据典，层层剖析，首先从封建礼法的孝出发，以为“孝子之至莫大乎尊亲，尊亲之至莫大乎以天下养”。这就为世宗尊崇其生父提供了理论依据。进而又从统与嗣不同而立论，对廷议的错误从三方面进行批驳：一、世宗的即位与汉定陶王、宋英宗不同，后两者都预立为太子养育于宫中的，其为人子之义甚明，而世宗是遵“兴献王长子伦序当立”的遗诏而即位的，并没有说要为人后。二、世宗是继祖宗之统，继承的是朱家天下，孝宗自有子，为何要将世宗过继给孝宗而使兴献王无子，况《礼》书上说：“长子不得为人后”，兴献王只生世宗一人，如考孝宗则使世宗自绝其亲。三、礼制规定天子不得以母为臣，如称为叔母，则当以君臣礼见，势必造成天子以母为臣不成体统的局面。最后，张璠还将统与嗣的意义进行区分，指出继统不一定像继嗣那样必父死子立，汉文帝是以弟承惠帝后，汉宣帝是以兄孙承昭帝后，何必一定要“夺此父子之亲，建彼父子之号”。

当时，世宗正感受制于杨廷和等大臣，但苦于力量单薄，学

识未充,提不出有利于自己的理论依据。张璪的奏疏说了他想说而说不出的话,看后遂大喜曰:“此论一出,吾父子获完矣。”便马上派太监将张璪的奏疏送交内阁,并宣谕阁臣:“此论实遵祖训,据古礼,汝曹何得误朕。”却不料杨廷和只将奏疏看了一眼,冷冷地说“书生焉知国体”!便把疏文封还给世宗。第二天,世宗又召见大学士杨廷和、蒋冕、毛纪,交下手敕,令尊父为兴献皇帝,母为兴献皇后,祖母(宪宗妃邵氏)为康寿皇太后。杨廷和仍表示不敢阿谀顺旨,照样把世宗的手敕封还。同时言官朱鸣阳、史于光、王溱、卢琼等纷纷上章弹劾张璪阿谀干进,是小人,是奸邪,要求加以惩处。世宗也统统将奏章留中,置之不理。礼议仍陷于僵局。

当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张璪第二次上疏,并附上《大礼或问》,以答客问难的方式,据礼书,别异同,明是非,对统与嗣等问题,洋洋四千言,作了更深入的论述,并要求世宗奋然裁断,明告中外。此疏未上时,吏部主事彭泽曾录得其文送交内阁与礼部,并劝张璪改变主张;当张璪不听而怀疏直接到左顺门呈进时,杨廷和又派张璪的同年进士修撰杨维聪加以阻止,而张璪抱定“上不负天子,下不负所学”的心愿,结果还是把奏疏递到世宗手里。在此前后,张璪的论议在朝野中引起了反响。前致仕辅臣杨一清看到《大礼或问》,即致书其门生吏部尚书乔宇,说张璪的议论是不可动摇的,劝乔宇改变主意,而方献夫、桂萼、霍韬、席书辈也先后上疏(或具疏而未上)赞同其说。事态发展至此,杨廷和觉得张璪是个大隐患,不可使之久居京师,便授意吏部把他调任南京刑部山西清吏司主事。张璪无奈,只好背着“奸邪”的名声,抱着“独怜知己少,只见直躬难,若问唐虞治,终期白首看”(《赴南京留别诸友》)的感叹,于嘉靖元年(1522)一月,悻悻地离开了北京。

议大礼,表面上是辩统与嗣,是争帝系,但从深层次的学术